



Сборник повестей и рассказов Л. Толстого

#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 石国雄 译

译林出版社



#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 石国雄 译

Сборник повестей  
и рассказов Л. Толстого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俄)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 Л.)著；  
石国雄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4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ISBN 7-80657-635-5

I. 托... II. ①托... ②石... III. ①中短篇小说-作品集-  
俄罗斯-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85525号

书 名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  
作 者 [俄]列·托尔斯泰  
译 者 石国雄  
责任编辑 陈肇芬  
原文出版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68г.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4  
字 数 254千  
版 次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635-5/I·478  
定 价 (精装本)17.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译 序

石国雄

提起列夫·托尔斯泰,人们立即想到的便是他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和《复活》,这是很自然的。作家的这些著作作为我们宏伟地展示了俄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广阔地描绘了社会图景,深刻地揭露了沙俄专制制度的虚伪腐朽,也生动地叙述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个丰满的艺术形象。这些著作把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顶峰,无疑为俄国乃至世界文学竖起了丰碑。

也许是这些作品享有盛名,也许是这些作品思想深刻,也许是这些作品富有艺术感染力,人们在沉湎于这些长篇巨著的同时,似乎已经忽略了这位文学巨匠写下的数量众多的中短篇小说,可是正是这些短篇、中篇小说孕育或发展了闻名于世的这些巨著的某些情节和思想,某些艺术手法和技巧。因此我们在研读作家的长篇巨著的同时,熟悉一下他的中短篇小说也不无教益。可以说,这些作品同样会引起你的深思,同样会给你带来阅读的满足。

《两个骠骑兵》写于一八五六年,是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最初题名为《父与子》。作家通过对父子两代骠骑兵的描写,刻画了两代人的不同性格特征。同为贵族、同为骠骑兵,一个热情奔放、侠义豪爽,一个却只顾自己,冷静盘算。不同的性格类型反映了社会不同发展时期的风尚。小说充分展示了作家简洁洗练的笔法,鲜明的形象对照、细腻的心理描写、诗意的风景描写赢得了众多的赞扬。屠格涅夫当年听了作者读的小说后说:“妙极了!”涅克拉索

夫也说,“写了一部非常好的中篇小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认为,该小说是作家创作中“新的进展”,“那个凭窗夜坐,为爱情的预感而苦恼的形象非常美。”

《家庭的幸福》完成于一八五九年。这正是托尔斯泰思想艺术探索紧张、复杂的年代。众所周知,五十年代末俄国社会矛盾尖锐,社会运动高涨,俄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变革的前夜,而此时的托尔斯泰,用涅克拉索夫的话说,“正发生着精神剧变”。作家本人在一八五七年时曾经这样写道:“我生活中不止一次碰到过难以忍受的现实,要进行选择:是在这泥潭中吃力地向上攀登,还是绕行?我总是选择绕行。哲学(源自目前精神需求的,未经研究的,自己的,荒谬的)、宗教和艺术,这些就是我的绕行。”企图寻找避风港,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使这时的托尔斯泰热衷于道德艺术,幻想道德完善,憧憬幸福的家庭小天地。这一时期托尔斯泰又正好与瓦列里娅·阿尔谢尼耶娃处于恋爱中(她差点成为他的未婚妻)。在长期的通信中他向阿尔谢尼耶娃灌输自己对生活幸福的看法,而实际上他俩在性格和生活经验上又有很大的差别。这一切就成为小说的素材。小说发表后,处于创作危机中的作家对作品感到很不满意,甚至表示从此不再写作而从事起乡村教育来。小说因为远离社会关心的问题,也没有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尽管如此,小说里描写了男女主人公对家庭幸福的不同理解,表达了作者对婚姻、家庭、道德完善等的思想,这些在后来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小说在对女主人公的心理刻画和风景描写上更是有着明显的长处的。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托尔斯泰分别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宁娜》,但是婚姻道德、家庭幸福问题依然是他关注的主题。一八八七—一八八九年他写下了中篇小说《克鲁采尔奏鸣曲》。一八八七年演员安德列耶夫-布尔拉克对作家讲到,他在火车上遇到一个绅士,这位绅士对他讲了妻子背叛的不幸遭遇,这就

成为作家构思小说的基础。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指出：“这是一部富于崇高道德的作品，它的每一行都焕发着对人的幸福的最纯正的愿望。”契诃夫也说：“在我国内和国外……恐怕还找不出一个作品在含意的重要和描写手法的美丽上赶得上它。”小说强烈地谴责了婚姻中的背叛，揭露了上流社会中的腐化和虚伪，同时也表达了托尔斯泰的禁欲主义思想，主张纯朴、自然的真正爱情的观点。

《魔鬼》(一八八九)继续了这一主题。小说的情节基础是法庭侦查员弗里德里克斯的真实故事。他爱上了农妇斯捷潘尼达，但后来与出身于自己阶层的女子结了婚。过了三个月，他开枪打死了斯捷潘尼达。同时小说中也有作家本人生活中的经历：婚前他与农妇阿克西尼娅·巴济金娜有染。小说批判了把女人作为满足肉欲的奴隶以及放任性欲的丑恶现象，揭示了肉欲、婚前的性关系就像摆脱不了的魔鬼一样，始终给婚后生活罩上了阴影。

《谢尔基神父》是托尔斯泰写出第一稿(一八九〇)后到一八九八年仍在修改并认为还没有写完的作品。高尔基曾经写道：“我倾听着这个短篇小说，被那叙述的优美，小说的朴素性和思想弄得呆了。”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通过卡萨茨基婚姻的遭遇，无情地揭露了上流社会的丑恶现实，矛头直指沙皇，而通过主人公去修道院修身养性到最后离开修道院出走，又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卡萨茨基虽然看到了上流社会和教会的现实，他却并没有起来与这种现实作斗争，只是想逃避这种现实，洁身自好，自我道德完善，自然这是作家思想的体现。

一八九九年托尔斯泰完成了深刻揭露批判沙皇专制制度的长篇小说《复活》。当画家维姆普费问及今后的创作打算时，作家说：“应该改变一切，彻底改变，根本改变。再也不写聂赫留朵夫，也不写卡尔恰金这一类人了。”而且在日记里他也写了，今后的艺术作品将是“完全不同的”。那是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夜，国内革命情绪

高涨，作家虽然远离革命，但是，正如列宁所说，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一九〇三年写的《舞会之后》就是这样的作品。虽然这只是短篇小说，可是作家通过先褒后贬和鲜明对照的手法，描写了舞会上文质彬彬、高贵优雅的上校军官实际上是多么残忍，没有人性，尖锐地揭露了沙皇专制统治者的凶恶面貌，发出了“必须改变人们生活其中的环境”的呼声。小说主人公后来既不服役，也不谋职，表达了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抗议。

列夫·托尔斯泰还有不少著名的中短篇小说，如《童年》、《少年》、《青年》、《高加索俘虏》、《哥萨克》、《哈吉穆拉特》等。这里选译的只是其中六篇，但也可窥见一斑，希望它们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二〇〇二年六月

## 目 录

1. 两个骠骑兵 ..... (1)
2. 家庭的幸福 ..... (64)
3. 克鲁采尔奏鸣曲 ..... (147)
4. 魔鬼 ..... (228)
5. 舞会之后 ..... (280)
6. 谢尔基神父 ..... (290)

## 两个骠骑兵

献给伯爵小姐 M. H. 托尔斯泰娅<sup>①</sup>

……若米尼<sup>②</sup>，啊若米尼，  
半句话也没提到伏特加……

Д. 达维多夫<sup>③</sup>

一八〇〇年，那时还没有铁路，没有公路，没有煤气灯，没有硬脂蜡烛，没有有弹簧的矮沙发，没有不上油漆的家具，没有戴夹鼻眼镜的失望的青年，没有自由主义的女哲学家，没有我们这个时代大量涌现的风流女子——在那个纯朴的时代，随身带上一应俱全的家制食品，坐马车或四轮轿式马车从莫斯科到彼得堡，在软软的尘土飞扬或泥泞四溅的路上要走八昼夜，靠的就是特制的猪肉饼，瓦尔代风铃草和面包圈过日子；那时，在漫长的秋天的黄昏，脂油蜡烛结起了烛花，照亮着围坐在一起的二三十个家人；那时，舞会上枝形烛台插上白蜡烛和鲸鱼油烛，家具摆设得很对称；那时，我们的父辈还年轻，不仅没有皱纹和白发，为了女人还会去决斗，会从房间的一角奔到另一角去捡起有意或无意丢落的手帕，我们的母亲穿的是短腰身、大袖子的衣服，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家事；那

---

① M. H. 托尔斯泰娅是作家的妹妹。

② 若米尼（一七七九—一八六九），法国的战略家和军事作家。

③ Д. 达维多夫（一七八四—一八三九），俄国诗人，一八一二年战争时著名的游击队员。此处的诗句引自他的诗歌《老骠骑兵之歌》。

时漂亮的风流女子光天化日下不大露面——那是共济会<sup>①</sup>的，马尔丁派神秘教<sup>②</sup>的、图根道德派<sup>③</sup>的纯朴的时代，是米洛拉多维奇<sup>④</sup>、达维多夫、普希金辈的时代。在省城 K 召开了一个地主代表大会，会议以贵族选举而告终。

—

“好吧，无所谓，厅堂里也罢。”一个年轻军官说，他穿着皮大衣，戴着骠骑兵的帽子，刚从旅行用的雪橇上下来，走进 K 城最好的旅店。

“老爷大人，这个会规模非常大。”旅店伙计已经从勤务兵那里打听到，这个骠骑兵是图尔宾伯爵，因此尊称他“大人”。“阿夫列莫夫的女地主和她的女儿们答应到傍晚就走，因此，等房间一空出来，就请您用十一号房。”他边说边沿着走廊在伯爵前面轻轻走着，还不停地回过头来照着。

大厅里，发黑的亚历山大皇帝的全身肖像旁的一张桌子边，有几个人正坐着喝香槟。他们大概是本地的贵族，而在另一边是些商人，他们是外地来的，穿着蓝色皮大衣。

伯爵走进房间，唤来了布柳赫尔——他随身带来的一条灰色

---

① 十八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宗教道德运动。在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中传播。

② 一七八〇年创立的俄国共济会的一个社团，以法国接神论者路易斯·克劳代·圣-马尔丁命名。

③ 一八〇八年建立的德国爱国主义组织，与法国占领德国期间德国人的颓废情绪作斗争，后成为俄罗斯一些秘密社团的榜样。

④ 一七七一一一八二五，伯爵，俄国步兵上将，一八一八年任彼得堡总督，十二月党人起义时被击中致死。

的米兰大猎犬，脱下了衣领上还蒙着霜花的大衣，只穿着蓝缎短上衣。他要了伏特加，就坐到桌旁，加入了坐在那里的先生们的谈话。来人漂亮的外貌和爽朗的性格立即就博得了他们的好感，他们给了他一杯香槟。伯爵先喝完一小杯伏特加，然后又要了一瓶，用以招待新结识的朋友。车夫进来要小费。

“萨什卡，”伯爵叫道，“给他！”

车夫和萨什卡走了出去，接着，车夫手中拿着钱又回来了。

“怎么，老爷，我觉得，我为您大人是够尽力的了！您答应给半卢布的，可他却只给了二十五戈比。”

“萨什卡！给他一卢布！”

萨什卡垂下眼睛，看了一眼车夫脚。

“他也够了，”他低声说，“再说我也没有更多的钱。”

伯爵从皮夹子里拿出里面仅有的两张五卢布钞票，把一张给了车夫，车夫吻了吻他的手，走出去了。

“这下逼到头了！”伯爵说，“只有最后五卢布了。”

“伯爵，这是骠骑兵的派头。”贵族中的一个微笑着说，从他的小胡子、声音、岔开着强壮的两腿来看，很显然，是个退役的骑兵。“您打算在这里长久逗留吗，伯爵？”

“必须得弄点钱，不然我就不留下来了。再说又没有房间。真见鬼，在这该死的小旅馆里……”

“伯爵，请问，”骑兵说，“是否愿意住到我那里去？我就住在这里，七号房。如果您不嫌弃的话，就暂时在我房间过夜。您就在我们这里住上两三天吧。今天首席贵族家有舞会。您要是去的话，他会很高兴的！”

“真的，伯爵，您就去做客吧，”另一个交谈者，一个漂亮的年轻人附和着说，“您急着去哪儿呀？要知道，这选举三年里才有一回。您哪怕是看看我们的小姐们也好，伯爵！”

“萨什卡！把内衣拿来，我要去澡堂。”伯爵站起身，说，“我想

想再说，也许，真的从那里去首席贵族家。”

接着他叫来一个伙计，跟他说了些什么，那伙计微笑着回答，“一切都可以办到”，便走了出去。

“那么，老兄，我就吩咐把箱子搬到您房间去了。”伯爵从门外喊道。

“请吧，您让我感到很愉快。”骑兵回答说，又跑到门边喊着，“别忘了，是七号房间。”

等听不到伯爵的脚步声时，骑兵才回到自己座位上。他移近到一位官员身边，笑眯眯地直视了一眼官员的脸，说：

“这可就是那个人。”

“什么人？”

“我现在就告诉你。他就是那个好决斗的骠骑兵——喏，就是大名鼎鼎的图尔宾。他认得我，我打赌，他认得。那还用说，当时我在列别姜补充新马，我和他一起狂饮了三个星期，完全沉溺其中。在那里出过一件事——我们一起干的——他好像没有事。真行，不是吗？”

“是好样的。而且他待人也令人非常好感！”漂亮的年轻人回答说，“不知不觉的，我们这么快就成了朋友……据说，他最多只有二十五岁，是吗？”

“不，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岁数，其实要大些。可是应该知道，这是个什么人？拐走米古诺娃的是谁？他。杀死萨布林的是他，抓住马特涅夫的腿，把他从窗口扔出去的是他，赢了涅斯捷罗夫公爵三十万卢布的是他。要知道，这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牌迷，好决斗，勾引女人，但是个具有骠骑兵品性的人，真正的骠骑兵品性。只是对我们有些流言，若有谁明白，真正的骠骑兵是什么样的人，那就好了。啊，那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时代呀！”

于是骑兵对自己的交谈者讲起了在列别姜与伯爵纵酒狂饮的事，其实，不仅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第一,他过去从未见过伯爵,他退役比伯爵服役早两年;第二,骑兵甚至从来也没有在骑兵部队中服过役,他在别列夫斯基团当了四年最微不足道的士官生,刚刚升到准尉,就退役了。但是,十年前,他得到遗产后,确实去过列别姜,在那里跟一些马匹采购员纵酒滥饮,花掉了七百卢布,还给自己缝制了一套带橙黄色翻领的枪骑兵制服,想要加入枪骑兵。想要进骑兵部队以及在列别姜与采购马匹的军官一起度过的三个星期,成为他一生中最灿烂、最幸福的时期,于是他先是把这种愿望当成现实,然后又变成回忆,他自己已经坚决相信过去当过骑兵,就善良和正直而言,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真正值得尊敬的人。

“是啊,谁没有在骑兵部队服过役,谁就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的弟兄。”他骑坐到椅子上,伸出下巴,低声说起来,“有时你在骑兵连面前骑行,可是你胯下的不是马,而是魔鬼,整个儿就是魔鬼的化身,你有时就是骑这样的魔鬼。骑兵连长骑着马来检阅。‘中尉,’他说,‘请把骑兵连带成分列式,没有您什么都弄不成。’你说,‘好,遵命!’你转过身,就对自己这些大胡子弟兄喊起来。嗨,真见鬼,那些日子多来劲!”

伯爵从澡堂回来了,满脸红通通的,头发湿漉漉的,直接走进七号房间。骑兵已经坐在那里了。他穿着睡衣、含着烟斗,想着落到他头上的幸福——与大名鼎鼎的图尔宾同住一室,他既感到喜悦,又有一丝害怕。“不过,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怎么办?”他寻思着,“要是他突然抓住我,扒掉我的衣服,光溜溜的把我送到城外,放到雪地里,或者……给我涂上柏油,或者干脆就……不会的,对待同伴他不会那么做的……”他安慰着自己。

“萨什卡,该给布柳赫尔喂点东西了!”伯爵喊道。

萨什卡来了,他喝了一大杯伏特加以解旅途的疲劳,现在已相当醉了。

“你已经忍不住了,喝足了,你这坏蛋!……给布柳赫尔喂东

西去！”

“它本来就不会饿死的：瞧，多么油光肥壮！”萨什卡抚摩着狗，回答说。

“好了，别多嘴了！去喂吧。”

“您只要把狗喂饱，可是人喝了杯酒，就横加责骂。”

“嘿，我还要揍你呢！”伯爵吼了起来，他的声音把窗户上的玻璃都震响了，骑兵甚至有点感到害怕。

“您最好还是问一下，到现在萨什卡还吃过什么东西没有。好吧，如果您认为狗比人还珍贵，您就打吧。”萨什卡说。但是他脸上立即就挨了可怕的一拳，他倒下了，头撞在隔板上，接着用一只手捂住鼻子，一跃而起跑到门外，躺到走廊里的矮柜上。

“他把我的牙齿都打掉了。”萨什卡埋怨着说。他一只手擦着流血的鼻子，另一只手轻轻地搔着舔自己身子的布柳赫尔的背。“他把我的牙齿都打掉了。布柳什卡，可他还是我的伯爵，而我可以为他赴汤蹈火——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他是伯爵，你明白吗，布柳什卡？你想吃东西吗？”

他稍稍躺了一会，就起来，喂了狗，几乎已经清醒了，就去侍候自己的伯爵，给他送了茶。

“您简直让我见怪了。”骑兵站在伯爵面前畏怯地说。伯爵正躺在他的床上，抬起双脚搁在隔板上。“我可也是个老军人，可以说，是同行。与其您要向什么人借钱，我乐意为您效劳提供两百卢布。现在我身边没有这么多，只有一百卢布，但我马上就能搞到。您简直让我见怪了，伯爵！”

“谢谢，老兄。”伯爵立即明白他们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什么关系，便拍着骑兵的肩膀说，“谢谢。好吧，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就去参加舞会吧。而现在做什么呢？你说说，你们城里有什么？有漂亮的姑娘吗？有会纵酒狂饮的人吗？有玩牌的人吗？”

骑兵解释说，舞会上会有许多漂亮姑娘；再次被选为县警察局

长的科尔科夫最会喝酒，只不过他没有真正的骠骑兵那种豪勇，只是个好人；从选举开始伊柳什金茨冈合唱团就在这里唱歌，斯捷什卡领唱，今天大家准备在首席贵族家参加舞会后去听他们唱歌。

“这里玩牌的人也相当多。”他继续说，“卢赫诺夫是个外来人，有钱玩牌，伊利因，即住八号房间的那个人，是枪骑兵少尉，也输了许多钱。现在他那里已经开始了。他们每天晚上都玩。伯爵，我告诉您，这个伊利因是个非常好的人：他毫不吝啬——最后一件衬衫都会脱了给你。”

“那么我们就到他那里去吧。我们来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伯爵说。

“我们去吧，去吧！他们会非常高兴的。”

## 二

枪骑兵少尉伊利因不久前才醒来。昨晚八点钟他就坐下来打牌，连续打了十五个小时，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他输掉了许多钱，但到底输了多少，他却不知道，因为他自己有三千卢布，还有公款一万五千卢布。他早已将公款与自己的钱混在一起了，所以怕算钱，以免证实他的预感——已经输掉了若干公款。他几乎到中午才睡着，睡得很沉，没有做梦，只有很年轻的人而且输了大笔钱之后才会这么睡的。他醒来时是傍晚六点钟，正是图尔宾伯爵抵达旅店的时候。看见周围地板上乱扔的牌、粉笔、房间中央弄脏了的桌子，他才惊恐地想起昨天的赌牌和他出的最后一张牌——杰克。人家压过他这张牌，赢了他五百卢布。但是他还不相信这是真的，便从枕头下拿出钱，数了起来。他认出了一些钞票，这些钞票有着折角和移注的记痕，好几次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

一个人手中轮流传递过。他回想起了打牌的全过程。自己的三千卢布已经没有了，公款中也已少了两千五百卢布。

枪骑兵连续赌了四个夜晚。

他是从莫斯科来的，在那里他得到一笔公款。在 K 城驿站长借口说没有马而使他滞留下来，但实际上他是与旅店老板早就商量好的，要把所有的旅客都留住一天。枪骑兵是个年轻快活的小伙子，刚在莫斯科父母那里得到三千卢布，以置备团队生活必需的用品。他很高兴选举期间在 K 城逗留几天，希望在这里好好快活一阵。他认识这儿的一家地主，正打算到他那儿去，向他的女儿们献献殷勤，这时骑兵到他这儿来了，他们就相识了。就在那天晚上，在大厅里，毫无恶意的骑兵又介绍他与自己的熟人，卢赫诺夫和其他的赌徒们认识。从那天起，枪骑兵就坐下来赌牌，不仅没有到他认识的地主家去，而且再也没有问过有没有马的事，四天都没有走出过房间。

他穿好衣服，喝够了茶，走近窗口。他很想去看散步，以驱赶那令人烦心的赌博的回忆。他穿上大衣，走到街上。太阳已经躲到有红色屋顶的白房子后面去了，暮色渐渐降临了。潮湿的片片雪花缓缓地飘落到泥泞的街道上。但天气还算暖和。当他想到他已睡掉了整整一天，现在这一天也快结束时，突然感到难以忍受的忧伤。

“已经过去的这一天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他想着。

“我毁了自己的青春。”他突然自言自语说。这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意识到他毁了自己的青春，他甚至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一点，这句话子不过是就这么从他头脑里冒出来而已。

“现在我该怎么办？”他思索着，“向谁借些钱就走。”一位太太沿着人行道走过。“这真是个蠢女人。”不知为什么他这么想。“没有人可以借钱。我毁了自己的青春。”他走近了一排商店。一个穿着狐皮大衣的商人站在自己的铺门边，招揽着顾客。“假如我不上

那张八点的牌，我就赢回来了。”一个乞讨的老太婆跟在他后面抽噎噎地啜泣着。“没有人可以借钱。”一个穿着熊皮大衣的绅士坐着车过去了。岗警在值勤。“我能干出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来吗？朝他们开枪？不，那太无聊了！我毁了自己的青春。啊，那些带有饰品的马具多漂亮哟！要是坐上三驾马车就好了。驾，亲爱的马儿！现在要走回去了。卢赫诺夫马上就要来了，又要开始赌牌了。”他回到家，又数了一遍钱。是的，第一次他没有数错：公家的钱还是少了两千五百卢布。“先赌二十五卢布，然后就折角……下七注……十五注，三十注，六十注……赢上三千卢布。我买了马具就离开这儿。这坏蛋不会让走的！我毁了我的青春。”卢赫诺夫真的走进他房间时，枪骑兵头脑里想的就是这些。

“怎么，早就起来了，米哈伊洛·瓦西里伊奇？”卢赫诺夫一边慢慢地从干瘦的鼻子上摘下金丝边眼镜，用红绸手帕使劲擦着，一边问。

“不，刚刚才起来。睡得好极了。”

“有个骠骑兵来了，住在扎瓦利舍夫斯基那里……没有听说吗？”

“没有，没有听说……怎么搞的，还没有人来？”

“他们好像到普里亚欣那儿去了。马上就会来的。”

果然，不久他们便来到了房间：总是伴随着卢赫诺夫的卫戍部队军官；长着棕色大鹰钩鼻、凹陷的黑眼睛的希腊商人；肥嘟嘟、胖墩墩的地主，他也是酿酒厂厂主，赌起来整夜整夜的，每次总是下半个卢布的赌注。大家都想尽快开始赌牌，但是主要的赌徒却只字不提这事，特别是卢赫诺夫异常平静地讲着莫斯科发生的抢劫案。

“应该想想，”他说，“莫斯科是首先成为国都的城市，是首都，可是夜间居然有强盗拿着钩子，扮成魔鬼，恐吓愚民，抢劫行人——竟万事大吉。警察在干什么？真叫人弄不懂。”